

GRAMMATA的誤讀與“文典”的誤用

——論“漢文典”、“漢語語言學”、“古漢語詞典”等
漢譯名是對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劃時代漢語文字學名著
*GRAMMATA SERICA*書名的錯譯¹

張過大衛*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是舉世聞名的瑞典漢學家。他應用歐洲的歷史語言學原理研究漢語漢字,依據大量資料擬構了中古和上古漢語語音,為中國的音韻、古籍辨偽研究開闢了科學化的道路。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1940年初版)與*Grammata Serica Recensa*(1957年修訂版)是其最有影響的三部著作²之一。此書是一部獨具特色和價值的古代漢語漢字工具書,字音標注不僅有著者本人擬構的中古音與上古音(皆用瑞典方言字母),還有現代北京官話讀音³(用威妥瑪式)。高本漢在17年後的修訂版增標了字調。此書可能是標注了中古音與上古音,從而可直接讀出漢字古音的辭書中的第一部。通過擬構漢字古音,高本漢得出《論語》、《孟子》是用當時的標準口語撰寫的結論⁴。關於本書的內容,已有很多評介

1 本文初稿完成於2006年11月,舉題名含“文典”的韓、日語語法著作為例證明“文典”即“語法”,以“文典”命名的中文語法著作直到2009年初纔找到,於是補寫了一篇短文《關於“文典”是“語法”的中文例證——〈Grammata的誤讀與“文典”的誤用〉一文的補充》。此文將刊於《語文建設通訊》第92期(2009年4月)。

* 本名張大衛,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2 高本漢最有影響的其他兩部著作是*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重印)和*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趙元任曾將此書的部分內容摘譯,收入所著《高本漢的諧聲說》,載《清華國學論叢》1927年第二卷)。

3 為擬構古音,今音必不可少,正如高本漢在此字典“導言”所強調的:“漢字無論現在和過去畢竟是表示活的口語的書面符號,而這種口語自身獨有的語音系統,正是開啟漢字結構之謎的顛匙。”(採用潘悟雲等人的譯文,見“導言”,《漢文典》(修訂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

4 參閱高本漢在《漢語語法探索》(1951)中的論述:“《孟子》這部書,如果根據我在《古漢語字典》(指*Grammata Serica*——大衛按)裡擬構的語音系統用西方字母寫出來,並且用同樣的方法在書後列出詞匯表,就是不用漢字表達,對於古代漢語初學者還是很好懂的、最好用的教科書。因此,毫無疑問,《論語》中所記載的孔子的發音,如果幾十年以後大聲讀給弟子們聽,儘管已有語音差異,仍然是很好懂的。個別字詞發生了語音的變異,但書中所記錄的孔子的講演依然很好地體現了他那有教養的標準的口語。”(轉引自吳承學等譯,馬悅然著《二十世紀歐洲漢學》,《書城》2002第2期)美國漢學家羅杰瑞(Jerry Norman)持相同觀點,他在*Chines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中寫道,“The language of such well-known Zhou texts as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was probably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cultured contemporary speech.”(漢譯文見張惠英譯,羅杰瑞著《漢語概說》,頁4,語文出版社,1995)。

文字，這裡推薦張世祿先生為潘悟雲等編譯《漢文典》（修訂本）撰寫的“編譯前言”⁵，此不贅述。

高本漢享譽中外的漢學名著*Grammata Serica Recensa*是用英語撰寫的，在他生前出過兩種版本。漢譯本係潘悟雲等據第二版*Grammata Serica Recensa*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MFEA), 29, 1957, Stockholm] 編譯，於1997年11月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書名作“《漢文典》（修訂本）”。

本文旨在證明：*Grammata Serica*的確切含義是“中國文字”即“漢字”；“漢文典”、“漢語語言學”、“古漢語詞典”等皆是錯譯。

I · *Grammata Serica*的漢、日文譯名

“《漢文典》”還出現在梅祖麟⁶的“比較方法在中國，1926-1998”（《語言研究》，第23卷第1期），馮蒸《近三十年國外“中國學”工具書簡介》（中華書局，1981）和陳才智《西方漢學家一覽》。下表列出將*Grammata Serica*譯為“漢文典”的漢、日語譯本。

表 將高本漢*Grammata Serica*譯為《漢文典》的漢、日譯本（以譯本出版先後為序）

高書 ⁷ 版本	漢、日譯本	英文原著
第一版	陳立夫主譯，李約瑟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一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J. Needham, <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SCC)</i> , Vol.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磯波護 [ほか] 訳，東畑精一，藪内清監修，ジョセフ・ニーダム著，《中國の科學と文明》第1卷，東京：思索社，1974	同上
	袁翰青等譯，何紹庚次審，李約瑟著，王鈴協助，《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科學出版社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同上
	張惠英譯，羅杰瑞著，《漢語概說》，語文出版社，1995	Jerry Norman, <i>Chinese</i>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第二版	潘悟雲等編譯，高本漢著，《漢文典》（修訂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	Karlgren, <i>Grammata Serica Recensa</i> , BMFEA, No.29, 1957

5 張世祿，“編譯前言”，潘悟雲等編譯《漢文典》（修訂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

6 梅祖麟 (Tsu-Lin Mei)，美國康乃爾大學中文及哲學教授，從事漢語歷史語法、漢語語音史和現代漢語方言研究。

7 “高書”在本文專指*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40年初版) 與 / 或*Grammata Serica Recensa* (1957年修訂版)。

此書第一版*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於1940年首刊於瑞典《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第12卷(BMFEA, 12, Stockholm, 1940),曾先後在北京(1941)和台北(1966)兩度以單行本影印,扉頁印有“中日漢字形聲論”字樣。筆者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見到過北京影印本。正如華裔學志研究所(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巴佩蘭(Barbara Hoster)女士所指出的,此書的英語副題名*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與漢語並列題名《中日漢字形聲論》一樣,是“a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contents of Karlgren's work”(對高本漢這部著作的內容的準確描述)。此書在我國以《中日漢字形聲論》著稱,為我國老一輩語言文字學者所熟知並引用,例如,見於唐蘭的《中國文字學》和王立達先生編譯的《漢語研究小史》。

高書的拉丁語正題名*Grammata Serica*與英語副題名*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Japanese*相互配合,確能表達著者的寫作趣旨。而明顯與英語副題名對應的漢語並列題名《中日漢字形聲論》,若是高本漢原署,遵照“名從主人”原則,不宜另取他名。至於一部字典形式的書,為何叫做“論”,可能原因之一是高本漢的這部集長達25年研究漢語漢字前此發表的5種論著⁸之大成的著作,當初是以論文發表在《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其他原因,參見本文“餘論”部分)。

II · *Grammata Serica*的字典形式

關於此書的字典性質與形式,凡見過此書的人都不會產生疑問。

李約瑟在1954年出版的*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卷一“導論”指出,“高本漢的字典不可或缺”,指的正是這本書,首次引用時在括號中特別注明此書是“**dictionary giving the ancient forms and phonetic values of Chinese characters**”。中華書籍稱*Grammata Serica Recensa*是 **glossary**⁹。另一個網上的中國學書目將高書歸入字典類(**Dictionaries**)¹⁰。Tor Ulving在他編訂的*Grammata Serica*第三版取了一個由三部分組成的很長的名字,第一部分是“**Dictionary of Old & Middle Chinese**”。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1979)和《外國人名辭典》(1988)稱*Grammata Serica Recensa*為《古漢語字典重訂本》。楊劍橋發表在

8 據張世祿(參見注5),這5種著作是: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26;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 *Problem in Archaic Chinese*, 1928; *Shi King Researches*, 1932; *WordFamilies in Chinese*, 1933(出版年代筆者所加)。

9 原文是This is a reprint of the 1957 update of the original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a glossa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ublished in 1940 in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0 見 <http://robos.org/chinese/books.html>。

《辭書研究》2001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評高本漢的《古漢語字典》”。在中國學網一位未署名作者在介紹高本漢及其著作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而《古漢語字典》的漢譯本則遲至1997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¹¹此書評將《漢文典》（修訂本）“擅自”改為《古漢語字典》大概不是筆誤，目的顯然是提出自認為正確的譯名。為何有此不尋常之舉耐人尋味，箇中緣由不得而知，然而他對“漢文典”這個譯名不以為然則不容置疑。潘悟雲等四位編譯者當然更清楚這是一本字典，在《漢文典》（修訂本）“凡例”第一條就印有“本字典……”，張世祿先生在“編譯前言”中寫道，“1940年高氏把以上研究結果以字典寫出”¹²。

可是，潘悟雲等編譯者還是把書名譯成了“漢文典”，原因只能是，張世祿先生和四位編譯者認為“文典”與“字典”同義。為何有如此多的學者和譯者明知此書是字典，仍偏愛“文典”一詞，致使錯誤譯名“漢文典”廣為流傳呢？筆者認為有兩個可能原因：

- (1) 他們錯誤地認為“文”和“字”都指漢字，“文典”也就是“字典”，以為“文典”比自《康熙字典》才開始普遍使用的“字典”莊重古雅，更適合翻譯拉丁語的希臘語借詞grammata，但不知漢語“文典”指現在說的“語法”（參見後文援引的岑麒祥的論述）。
- (2) 也許他們知道“文典”即“語法”，在西方有不少作者誤將Grammata Serica寫作Grammatica，而拉丁語grammatica與英語grammar同義（參見本文第III節），我國大概也有人誤將Grammata讀為grammatica，因此將Grammata Serica翻譯成《漢文典》，置高書字典形式於不顧了。

III · Γράμματα和Γραμματική的詞義¹³

首先來看grammata究竟是什麼意思。請看Karl W. Dykema 關於英語grammar一詞的語源學論述：

*“The origin of the word grammar can be traced to the Greek **gramma**, or letter, as in an alphabetic letter. This is a development of the word **graphein** which means to draw or write. The plural form of the word is **grammata** which evolved at one point to mean the rudiments of writing, and*

11 見 <http://form.nlc.gov.cn/sino/show.php?id=6>。

12 同注5。

13 此節的撰寫得到問母賽里麥（Umsalima）女士的幫助。

*eventually to mean the rudiments of learning. Eventually the adjective form of the word, **grammatike**, was combined with *techne* and meant the 'art of knowing one's letters'.*"¹⁴

根據Karl W. Dykema，希臘語*gramma*的本義是“字母”；其複數形式*grammata*曾轉義為*rudiments of writing/learning*，*grammatike*由*grammata*的形容詞形式加*techne*組成，意思是“語法”。

美國古希臘語和拉丁語專家Carl W. Conrad先生認為*grammata*是希臘語 *γράμματα* 的拉丁化轉寫，意思是*letters*（字母，文字）or *literature*（文學，文獻）。與希臘語*γράμματα*等義的拉丁語自源詞是*litterae*，*grammata*則是拉丁語中希臘語借詞。¹⁵

漢語“文典”（=語法）多次被誤用作“字典”，而希臘語拉丁化轉寫*grammata*（文字）被誤讀為拉丁語*grammatica*（語法）更加頻繁，例如，Marc Hideo Miyake在他的一本書的BIBLIOGRAPHY¹⁶將高書第一版和第二版題名中的*Grammata*印成了*Grammatica*：

Karlgren, Bernhard (1915–26)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Archives d'études orientales, vol. 15 (in 4 pts), Leiden: E. J. Brill; Uppsala: K. W. Appelberg.
 — (1940) *Grammatic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reprinted fro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2.
 —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reprinted fro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6: 211–367.
 — (1957) *Grammatica Serica Recensa*, reprinted fro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9: 1–332.

現已發現存在同樣錯誤的網頁至少有數十個之多。為甚麼對“文典”的誤用和對*grammata*的誤讀屢屢出現且絡繹不絕呢？為甚麼這樣的錯誤居然出現在專治語言

14 轉引自Nancy G. Patterson, *The Role of Grammar in the Language Arts Curriculum* 16 March 1999 (<https://www.msu.edu/user/patter90/grammar.htm>)。

15 Carl W. Conrad是美國聖路易斯州的華盛頓大學古希臘和古羅馬語言及文學教授，他在致筆者的信中寫道，“*γράμματα* means 'Letters' or 'Literature.' The Latin equivalent is *litterae*. And yes, *Serica* is a neuter plural nom./acc. form of the adjective meaning 'Chinese' in agreement with *grammata*, which is simply the Latinized transliteration of the Greek word *γράμματα*, a neuter plural nom./acc. form.”

16 Marc Hideo Miyake, *Old Japanese: A Phonetic Reconstruction* (p. 277, RoutledgeCurzon, 2003).

文字學的教授、學者的著述中呢？美國漢學家柯蔚南（Weldon S. Coblin）¹⁷先生在致筆者的信中指出，“*That is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Greek and Latin anymore*”，柯先生一語中的，筆者以為“they do not know”的還有Classical Chinese（文言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漢學家韓哲夫（Zev Handel）先生在用漢語寫給筆者的一封信中認為，用英語寫作的西方學者“常把高氏著作的名字搞錯，大概是因為Grammatic(a)是比較普遍的英文詞”，換言之，是因為將Grammata誤識為英語常用詞Grammatic或拉丁語單詞Grammatica，這印證了柯蔚南的看法。

有趣的是，無論Grammata被誤寫作拉丁語Grammatica還是被誤譯為漢語“文典”，為何總與表示“語法”的詞糾纏一起，若非巧合，則需作進一步探討。

關於希臘語grammata和grammatike二詞的關係、起源和詞義變化，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語言學教授Mark Aronoff寫道¹⁸：

In its two most important technical linguistic uses, *lexical* has a narrower sense than just ‘having to do with words’ and is contrasted with *grammatical*. I will devote the rest of this section to these two senses and ignore any other noncontrastive senses. Etymologically, *grammatical* is quite parallel to *lexical*. It is based on the Greek noun *grammatike*, which is originally a feminine adjective. Its nominal sense is derived by clipping from the phrase *grammatike texne*, which had a number of distinct senses, one of them being more or less equivalent to *grammar*. The adjective stem *grammatik-* is derived from the noun *grammata* ‘letters’, which itself is derived from *graph-* ‘write’. The two words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are thus perfectly parallel in their etymological history, each being an adjective derived from a noun derived from an adjective derived from a noun derived from a verb.

綜上所述，Grammata Serica是拉丁語，其中，Serica本義“絲”，轉義為“中國”¹⁹，而grammata——gramma（本義“字母”）的複數形式——是希臘語

17 柯蔚南，美國愛荷華大學古漢語教授，研究漢語歷史音韻學，歷史比較方言學，漢藏比較歷史語言學等，Francisco Varo（萬濟國）著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的英譯本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的譯者之一，著有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1994)，與其老師李方桂合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1987年在台北以英文出版，中文版於2007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

18 Mark Aronoff, *Morphology by Itself: Stems and Inflectional Classes*, The MIT Press, 1976。引文的大意是：從語源上講，希臘語名詞grammatike（“語法”，γραμματική）源自形容詞詞根grammatik-，而grammatik-源自名詞grammata（“文字”，γραμματα），而grammata源自動詞graph-（“寫”）。

19 據巴佩蘭女士寄來關於華裔學志刊名的說明，*Monumenta Serica*是《華裔學志》拉丁語刊名，可直譯為“絲域之跡”或“中國之碑”。拉丁語Serica是名詞Seres的形容詞形式。古羅馬稱中國為Seres（源自希臘語Σήρες），意思是“絲國”。

γράμματα的拉丁化形式，正確譯名應為“中國文字”或“漢字”²⁰。希臘語的“語法”是γραμματική (grammatike)，而拉丁語的“語法”是grammatica。

IV·“文典”的詞義和例證

1. 正確的語法說

現在，我們來分析漢語“文典”的含義。先說“典”字，這是個會意字，甲骨文字形，“典，五帝之書也……莊都說，典，大冊也”（《說文》），“典，經也”（《爾雅·釋言》），本義為重要的文獻、典籍、經典。“典”作為名詞的其他常用義項有：依據；儀節，儀式；法律，法規；標準，準則等。“文典”和“字典”的“典”意思不同。“文典”的“典”取“典”字引伸義之一即規範，法則，是“語法”的早期名稱之一。而“字典”的“典”用的是“典”字的本義即被視為標準或規範的書籍。“文典”的“典”字取“典”字的本義時，與“文籍”同義，指文章典籍，泛指書籍，例句有“他青年時期博覽文典。”“文典”一詞不止一義，但無一作“字典”解。²¹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筆者有幸在文字改革委員會會議室召開的一次北京世界語者座談會上與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岑麒祥先生（1903-1989）相識²²，曾就一些語言文字學問題請教過岑先生。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有關於grammata和“文典”的詞義的解釋：

“‘語法’這個詞源出於希臘語的‘grammatike’（而gramma是‘字母’的意思），漢語或叫做‘文通’，或叫做‘文典’，或叫做‘文法’，現在比較通行的是‘語法’”。²³

20 順便指出，有趣的是，現代英文alphabet與古希臘語grammata一樣，有時也作“文字”解。例如，美駐華使館關於填寫非移民簽證表，特別提醒填表時注意，“申請人填寫DS-157表英文版第三項（Full Name in Native Alphabet）時應填寫其中文全名”，這裡Native Alphabet即指申請人的本國文字，對於我們中國人，就是漢字，亦即要求用漢字填寫姓名，切勿用漢語拼音填寫，否則退回你重填。

21 筆者最近在網上見到書名含“文典”的圖書：《容桂文典》，《黃陵文典》，《中國當代戰略文典》。前兩本附有說明：“容桂文典收錄了……容桂地區文章或文學作品……如《容奇鎮方志革命史料匯編》一書中的文章。”這裡“文典”顯然作“匯編”，“集子”解，即詩文匯集。在（清）環山樵著《紅樓補夢》第二十七回薛寶釵詠《雪竹》詩中有“緬懷文典可，佳畫添幾幅”，其中“文典”，當作“文籍典冊”解。“文典”不止一義，但無一作“字典”解。

22 參見拙文“魯迅先生保存的愛羅先珂的一首世界語詩原文的文學史價值與許廣平先生關於此的一封信”，《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

23 岑麒祥，《普通語言學》，頁159，科學出版社，1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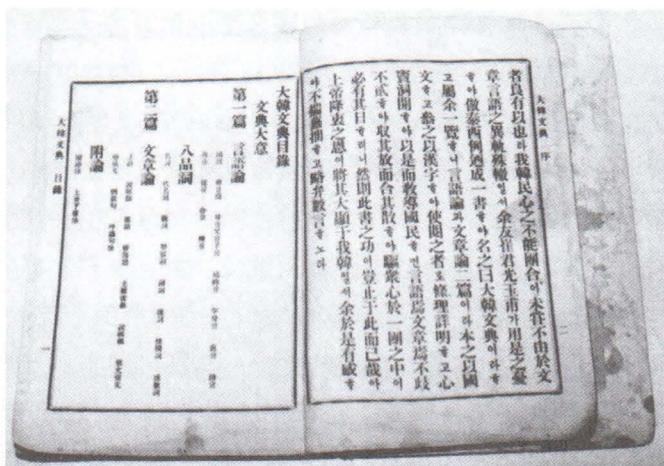


圖1 俞吉濬《大韓文典》書影，從目錄可見這是一部語法書

信哉斯言。朴雲錫和陳榴讚譽馬建忠著《馬氏文通》和俞吉濬著《大韓文典》是中韓語法史上的雙子星座²⁴，金敏洙將俞吉濬著《朝鮮文典》²⁵影印並收作所著《國語文法論研究》（通文館，1962）的附錄，印證了岑先生關於“文通”，“文典”是過去對“語法”的稱謂的看法。日語“文典”也與“文法”同義，例如，杉本つとむ的一部著作《日本語歷史文典試論》（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1971）。此書分三卷共四編，第1編“古代日本語”，第2編“近代日本語”，第3-4編“現代日本語”，所“試論”的是日語歷史語法，不可能是歷史“字典”，再次印證了岑先生所言不謬。

2. 錯誤的辭書說

主張“文典”義同“字典”或“詞／辭典”的著、譯者，從未做過語源學考證，他們的主張是通過著譯實踐體現的，除本文第II節“Grammata Serica的字典形式”提到的，有兩項關於漢語漢字的國際合作研究項目*Thesaurus Linguae Sericae* (TLS) / 《新編漢文典》：*A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Encyclopaedia of Chinese*

24 朴雲錫，陳榴著《中韓語法學史上的雙子星座——〈馬氏文通〉和〈大韓文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朴雲錫是韓國學者，嶺南大學東洋語文學部教授，著有《茅盾的文學思想》、《現代中國的理解》等，譯著有《阿Q正傳》等。陳榴是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曾留學韓國嶺南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著有《〈馬氏文通〉與〈大韓文典〉比較研究》、《古今漢語虛詞大詞典》、《西學東漸與中韓語法學的建立》、《詞類活用之再評價》等。

25 承陳榴先生證實，《朝鮮文典》與《大韓文典》均為俞吉濬所著。前者為手寫本，1906年在日本油印流傳；後者於1909年由漢城同文館出版。由於《朝鮮文典》未正式出版，故學界一般將《大韓文典》視為第一部韓／朝鮮語語法學著作。

*Conceptua Schemes*和*Synonyma Serica Comparata (SSC)* / 《古漢語類義文典》：*Dictionary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onyms and Antonyms* 其漢語並列題名也含有“文典”。

首先看這兩部著作的類屬。據介紹，《新編漢文典》“*is the first synonym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any Western language* (古漢語同義語詞典)”，而《古漢語類義文典》“*is a systematic attempt to explore this web of conceptual schemes, with comparative reference to classical Latin and Greek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It includes a contrastive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onyms* (古漢語同義語對照分析詞典)”²⁶。

可見，這兩項研究計劃的漢語並列題名中的“文典”指的都是“**dictionary / 詞典**”。前文已論證“文典”一詞的誤用混淆了“語法”和“辭書”兩種類別截然不同的圖書。可能有人會說，歷史上詞義改變不乏先例，賦予舊詞以新義有何不可？筆者認為，當然可以賦予舊詞以新義；但是有兩點限制：同一研究領域的兩個術語，在賦予其中一個術語（例如，文典）以新義時，這新義不可以是其中另一個術語（例如，字典）已有明確且為同行採用的義——此其一；在賦予一個術語（例如，文典）以新義時，這新義不可以與該術語已確立的原義相悖（“文典”的已確立原義是“語法”）——此其二。否則必然會引起詞義混亂，概念不清。

*TLS*的漢語的並列題名又作《新編漢文大典》，請注意其中“新編”和“大典”兩詞，以及英語副題名*A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Encyclopaedia of Chinese Conceptual Schemes*中**Encyclopaedia**一詞。“新編”是對“舊編”而言。主編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心目中的“舊編”當指高本漢的“《漢文典》”。可是從體例上講，二者不同。高本漢的*Grammata Serica*是以字為單位，解說字的形、音、義的字書即字典，而*TLS*是輯錄原始資料以備查驗、徵引的類書。*TLS*利用先進的計算機數據存儲檢索技術和Internet的優勢，在前人和時賢已有工作基礎上，例如納入B.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和英國漢學家浦立本(E.G. Pulleyblank)的*Pronouncing Dictionary* (1993)，集古今中外學者研究成果之大成，內容編排與檢索手段多有創新，然而，僅就基本體例和基本功能而論，它屬於或接近《永樂大典》那樣的類書。*TLS*英語副題名雖稱之為*Encyclopaedia*，

26 這兩部辭書都是由奧斯陸大學著名漢學家何莫邪教授主持編纂的。參閱*Thesaurus Linguae Sericae (TLS)* / 《新編漢文典》：*A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Encyclopaedia of Chinese Conceptual Schemes* (<http://www.sino.uni-heidelberg.de/database/tls/tls.pdf>) 和 C.Harbsmeier, *Synonyma Serica Comparata: A Dictionary of Synonyms under Construction in Norway* (<http://www.soas.ac.uk/eacs/news/nl22.htm>)。

但與自行撰著的，通常按學科整體要求遴選條目的百科全書相去甚遠。²⁷大概因此之故，葉正道稱之為“研究漢語言概念範疇網絡的歷史和比較類書”²⁸而不是“百科全書”。若刪掉“新編”，保留“大”字，由此得到的“漢語大典”或“漢文大典”可能是*TLS*正確而準確的漢名。關於*TLS*的編排，見圖2的《論語》“學而”一節示例。感興趣的讀者不妨登錄tls3.uni-hd.de網，體驗這部形式新穎的網上漢語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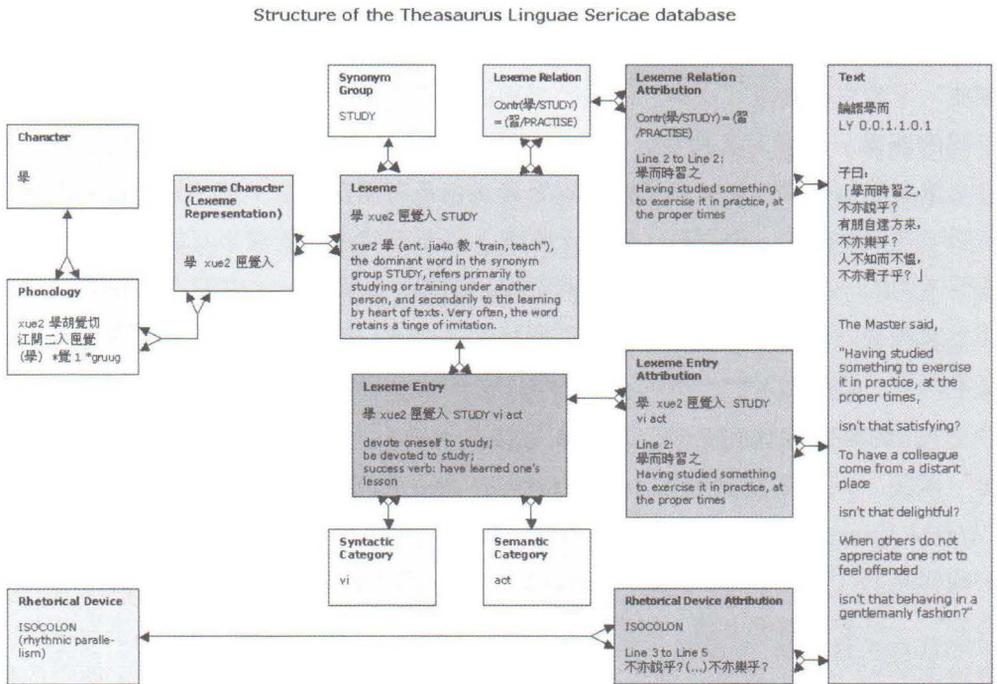


圖 2 *TLS*電子數據庫結構

27 關於類書與百科全書的定義和區別，請參閱劉辰，“叢書、類書、百科全書及其比較”，《出版科學》，2001年第3期。

28 見葉正道，“記《新編漢文典》：一部探究漢語言概念範疇網絡的歷史和比較類書”，《漢學研究通訊》，23:3（總91期），2004年8月。

V·結論：“漢文典”、“漢語語言學”、“古漢語詞典”等皆為錯譯

1. 漢文典 ≠ 漢語字典

根據Karl W. Dykema等西方學者關於英語grammar及希臘語grammata和grammatike的語源學考證，岑麒祥先生對grammatike與gramma的詞義辨析及對grammatike在漢語中的不同譯名的介紹，以及“文典”在韓/朝鮮文和日文的例證，結論只能是：

- (1) 希臘語 [γράμμα (字母) 及其複數形式γράμματα (文字)] ≠ [γράμματα 的形容詞形式γραμματική (用作名詞時轉義為語法)]
- (2) 漢語“文典” ≠ “字典”

可能有人會爭辯說，“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與“字”共同組成漢字整體，二者義同，都是“文字”(written character)，“漢字”與“漢文”無異，所以“漢{文典}”(han-wendian)中的“文典”=“字典”。須知，這兩個字在現代漢語有了新的分工，即“文章”的“文”和“字詞”的“字”。

又有人會說，“漢文典”的意思是“漢文”²⁹(=中文、華文)的“典”，那麼，“{漢文}典”(hanwen-dian)所能表達的則為“漢文”的標準、法則、典籍、典故等，不可能是“字典”。因為單獨一個“典”字在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都不指代字典或詞/辭典。

可見，搭配在一起的這三個字不管怎樣切分——“漢{文典}”(han-wendian)或“{漢文}典”(hanwen-dian)，都不能表達*Grammata Serica*的確切含義——“中國文字”即“漢字”。將*Grammata Serica*譯為《漢文典》，究其原因，不是將拉丁語的希臘語借詞*grammata*誤讀為英語的*grammar*就是將“文典”誤用作“字典”，二者必居其一。

經何紹庚次審的，錯誤比行數還多的SCC全譯本《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將高本漢的*Grammata Serica* (dictionary giving the ancient forms and phonetic values of Chinese characters)〔括號內文字係李約瑟加的注解——大衛按〕譯作“《漢文典》(即《中日漢字形聲論》)——漢文古字和音韻辭典”，要說是錯譯，的確冤枉了何次審，因為這只是錯抄，還夠不上錯譯。此譯名有兩處舛誤：將漢語並列題名置於括號內還冠以“即”字，不符合題名排列常規；將李約瑟注解前加破折號，隔著“(即《中日漢字形聲論》)”置於“《漢文典》”之後，

29 “漢文”在韓國，朝鮮，日本，越南指代“文言文”。

彷彿李約瑟注解纔是“《漢文典》”的副題名，“真可謂”不倫不類。經查“《漢文典》（即《中日漢字形聲論》）”是從馮蒸《近三十年國外“中國學”工具書簡介》抄襲而來³⁰。關於SCC全譯本將李約瑟注解中的dictionary譯為“辭典”等錯誤，將在本節第3小節“詞 / 辭典 ≠ 字典”評說。

2. 漢語語言學 ≠ 漢字

張靜河在一篇文章引用此書第一版*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時給出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漢譯名“《漢語語言學：中文和日漢語的字形與讀音》”³¹，錯得太離譜。如前文所說，關於此書的字典性質或形式，凡是見過此書的人都不會產生疑問。莫非張靜河沒有見過此書？若果真如此，太令人匪夷所思。還有，何為“日漢語”？主題名“漢語語言學”，好大的題目！怕不是副題名“中文和日漢語的字形與讀音”所能承載。何靜恆的一篇書評說張靜河先生是“一個普通的訪瑞學者，以三年的時光，承受著物質上和感情上巨大壓力，在北歐的書齋裡爬羅剔抉，勾沈稽古，寫出了這部《瑞典漢學史》。”³²張靜河先生的這篇論文，若非在同一年出版的《瑞典漢學史》（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的濃縮精華，至少是後者的一部分，按說不應該出現這樣的錯謬。

3. 詞 / 辭典 ≠ 字典

江西教育出版社於1991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學大辭典》“高本漢”條提到高氏的一本書，名為《古漢語詞典》，但未錄原文書名，可能也是指*Grammata Serica*。若是，此譯名至少有兩處不妥：一是*Grammata*的詞義是“文字”，而非“語言”；二是*Grammata Serica*是“字典”而非“詞典”。

30 參閱拙文“竊取他人工作事小，罔顧翻譯質量事大——何紹庚次審《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一正文譯舉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22b0be010002ok.html)。在SCC全譯本卷一“導論”校樣，*Grammata Serica* (dictionary giving the ancient forms and phonetic valu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被譯作“《漢字字形類纂》——漢文古字和音韻辭典”。筆者向SCC全譯本卷一的次審何紹庚指出以“漢字字形類纂”譯*Grammata Serica*的錯誤，並告訴他高書在我國語言學界通行的譯名是“中日漢字形聲論”。協助袁翰青先生翻譯、審定此卷的王冰女士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也查到了高書印有漢語並列題名《中日漢字形聲論》的北京影印本，但何次審不以為然。可是，當何次審見到馮蒸《近三十年國外“中國學”工具書簡介》中的譯名“《漢文典》（即《中日漢字形聲論》）——漢文古字和音韻辭典”時，便“不差”字地一股腦兒抄將過來。

31 張靜河，“西方漢學研究的豐碑——高本漢”（上篇），《中國文化研究》，1995秋之卷（總第9期），頁138。

32 何靜恆，“漢學如何西漸”，《讀書》，1996年，第4期。

還有更甚者，李約瑟對*Grammata Serica*的注解“dictionary giving the ancient forms and phonetic values of Chinese characters”，除giving漏譯，其中的三個單詞（dictionary / 字典；ancient / 古代；forms / 字體），兩個詞組（phonetic values / 音值；Chinese characters / 漢字）竟無一不被何次審譯錯——不，還是抄錯了！先是抄錯了《漢文典》，這回是抄自其母本即1975年由科學出版社獨家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譯文，母與子給出的譯文不差分毫，都是“漢文古字和音韻辭典”。這裡不可浪費篇幅去一一糾正何次審犯的太多的stupid mistakes³³，僅指出與本文討論相關的dictionary就夠了。他是否認識英語dictionary這個詞，我們不得而知，但確知他分不清漢語“辭典”與“字典”有何區別，稱高書為“辭典”與稱《康熙字典》為《康熙字典》一樣地荒謬可笑。子本與母本相比，時間相差了15年，何次審也長了15歲，卻絲毫沒見長進。

VI·餘論：書名翻譯之我見

下面，想對就書名翻譯談幾點看法。首先，一本書或一篇文章的題名翻譯是否準確很重要。但是，如果不了解全書內容，不了解作者為何選用這樣的題名，特別是使用了不是正文使用的語言文字，要譯得準確殊非易事。雖則，若正文譯文基本正確，對於專家學者，書名錯了可能並無大礙，但對於非專業人士則不然。準確的書名能體現原書內容，性質及形式，甚至能反映作者撰寫此書的趣旨，讀者在選擇要讀之書時，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書名，讀與不讀往往取決於書名傳遞的信息。當然，準確的譯名不一定是按原書 word-for-word譯過來。非但如此，這樣的譯名有時並不能切要地體現作者的寫作意圖和原書內容，至少不一定是好的譯名。有時撇開原文書名用詞及詞序，力求保持其蘊涵，另起爐灶或許會得到形雖異而神相似的譯名。筆者以為“中日漢字形聲論”就是這樣的譯名。再者，書名的書寫風格與用語，會因為語言、國度、時代、文化不同而不同。漢譯書名要符合現代漢語行文習慣，至少讓中國讀者看了像是書名。書名的用語與形式，包括標點，往往會因人而異，翻譯時需要揣摩原作者用意，力求通過漢譯名傳達出來。如果譯名使讀者對原書內容與體例產生誤解，那就是壞的，甚至是錯的譯名，例如“漢文典”會誤導讀者以為*Grammata Serica*是一本漢語語法著作或用漢語撰寫的詩文匯集，“古漢語詞典”會誤導讀者以為這是一本詞典而不是字典，“漢語語言學”會誤導讀者以為這

33 參閱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495445694_5_1.html上的一組評論及拙文“誤讀與錯譯的語文和語文原因探微——以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一‘作者序’謬譯為例兼與此卷次審何紹庚先生商榷”（《雲夢學刊》，2005年第2期）。

是一本研究漢語的文字、語音、語法、詞匯、起源和發展，及其與其他語言關係，包羅漢語語言學諸多分支學科的著作。

毋庸諱言，“中日漢字形聲論”並非盡善盡美，平心而論，“論”字無法反映它的字典性質，致使嚴肅認真的學者在引用、重印和再版此書時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明這一點。那麼，為何高氏不用dictionary給這本書命名呢？除本文前面說當初此書是以論文發表這個原因，在此補充兩點：漢語並列題名《中日漢字形聲論》與原文拉丁語主題名*Grammata Serica*相映成輝，漢語“論”字能與拉丁語*Grammata Serica*同樣體現高氏十分看重這部著作的態度和心情；一部用英語寫的著作，書名的一部分採用古典語言，意在顯示其學術嚴肅性。還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就是高氏為了將*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與他在1923年發表在同一刊物上的*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此書也是高本漢最有影響的三部著作之一，有趙元任摘譯本《高本漢的諧聲說》，參見注2）區別開，假如在前者的題名添加dictionary，這兩本書的題名愈加相似，更容易令讀者誤以為是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此外，《中日漢字形聲論》有可能係高本漢本人自取；若果真如此，它即使不如通常所說的沿用已久而成定譯的書名（可惜迄今未有）準確，但仍更具權威性。至此，“漢文典”，以及“漢語語言學”，“古漢語詞典”等五花八門的錯亂譯名皆可休矣。

看過本文初稿的一位朋友問我是否能給出正確的譯名。因已有很好的漢名，實無另譯之必要。自然，不妨假定在不知“中日漢字形聲論”的情形，探討應如何翻譯。筆者只是在這種假定下將第一版書名全稱*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試譯作《漢字——中日漢字的形與聲》。考慮到此書實際是字典，加上“典”也好，但必須在“典”字前冠以“字”——僅“字”可，“詞”或“辭”均不可——加以限定。單獨一個“典”字在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均不指代字典或詞/辭典。為體現此書的字典性質，加上“字典”，宜略去“漢字——”，漢譯名可作《中日漢字形聲字典》。

第二版*Grammata Serica Recensa*既無英語副題名又無漢語並列題名，但仍可參考第一版漢語並列題名，冠以“重修”，譯作《重修中日漢字形聲字典》。

術語混亂不利於科技學術交流。20年前，我國成立了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定期出版《科技術語研究》（雙月刊），雖然也參與漢語語言文字學名詞的審定，但其工作範圍主要在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故此，筆者想借此文呼籲盡快成立專門的機構和刊物，集世界華人社會科學家和國際漢學家的力量開展討論，對包括語言文字學在內的漢語社會科學名詞進行審定和釋義。